

衡 阳

■张沐兴

祝融殿的佛灯与天穹上的彗星站在一起
用黑夜擦亮过的光
风、霜、雨、雪还在反复擦亮

大雁的翅膀在空气中造另一条湘江
祝融氏、神农氏、炎帝、大禹，所有的神
都以凡人的身影书写古老的身世
时光的码头，烟火与烟火在交换繁盛

喊一声成为具象图腾的衡山
会有无数的回应
蔡伦、周敦颐、王夫之、罗荣桓、夏明翰、唐群英……
一拨一拨走进史册的小个子的衡山后边
跟随着更多意气风发的活衡山

儒、释、道供奉的，纪念碑铭刻的
都是神奇。这一方土地战火与苦难之犁划过
热血又浇灌出花红柳绿
有形的侯侯书院、石鼓书院成为风景
无形的书院遍布劳作的吟诵之中

油菜花的喷呐，黄贡椒的钟摆
荡漾的气息把每个人心中的梦想激活
无论在川流不息的衡州大道还是偏远寂静的江田村
织锦的传统正在发扬光大
参与织锦的有辛劳不息的众生，还有万物不显形的电流

美这个字眼会感到吃力
爱已经在分享一滴鸟鸣、一缕霞光的酩酊大醉
播种、收割，婚嫁、饕餮……
亲人们在智慧与汗水里描画精神的永恒之乡
生活只是把感动敲打出细节，与韧性。

遇见春晚（小说）

■陈首印

因山高路远，大山里的家早早进入了冰冻期，就读于湖南三师的我，在寒假到来之时，索性选择了留校，协同老师看管寝室。

“同学们，快下来，一起去看春晚！”听到老师的叫唤，我忙放下手头的杂志，从被窝里爬出，两只脚钢琴般跳着下楼，向老师身边奔去。

冷空气中，老师边走边说：“今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晚直播，学校特地为留校的你们开了电视转播室。”“谢谢老师！”我们雀跃着跟在老师身后。

假期里的电视转播室，略显宽松，不像转播女排赛事那样人攒动。

刚落座，晚会开始。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致辞，相声大师侯宝林讲话，唱着《拜年歌》出场的李谷一像一串小鞭炮将春晚点燃。主持人相互打趣，介绍晚会嘉宾。《山村小景》以拟人方式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乡村带来的变化，《小小雷锋》《说一不二》，马季和赵炎 的相声赢得满场喝彩。《每逢佳节倍思亲》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《竹林沙沙响》，民歌放声唱。钢琴高娃在胡松华马头琴般的颤音里跳起蒙古舞。沉醉于电影《阿诗玛》的《马铃响，鸟儿唱》的歌声里，不 只是现场的演员和观众，还有电视机前的全国各族人民。《逛厂甸》的《节日》，王景愚《吃鸡》。为消除《错走了这一步》的尴尬，姜昆和李文华用《对口词》，唱起《战士之歌》。《彩旗争艳》引来《熊猫滚球》，《讲礼貌》的侯耀文、石富宽被场外的热线观众多次点播。《空城计》的城楼上飘来《牧羊曲》，郑绪岚唱着《大海啊，故乡》来到《太阳岛上》。《霸王别姬》《火烧圆明园》，刘晓庆《垂帘听政》《绒花》盼来了红军，严顺开《弹钢琴》《表白》。《戏曲杂谈》《问声祖国好》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遇上《知音》。《吉庆有余》的魔术，让1983年的春晚划上圆满句号。

感谢学校，感谢老师，感谢 CCTV，让我品尝到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。春晚从此播种心田，年年岁岁有了期盼。

1984年的春晚，我以同样的方式度过。马季的《宇宙牌香烟》，殷秀梅的《党啊，亲爱的妈妈》，陈佩斯、朱时茂的《吃面条》，张明敏的《我的中国心》，李谷一的《难忘今宵》等节目，融进生活，融入生命，成了脍炙人口的经典。

新春后的这年夏天，我从师范毕业，破茧为人民教师，回到家乡学校。在“陈老师”的叫唤声里，起初有点不自然的我慢慢适应下来。为师的第一个寒假，迎来了1985年的春晚。受前两届春晚的影响，我自然不会放过又一年的春晚。眼看除夕将至，今年的春晚咋办？大山里虽然交通不便，好在水有发电，能保证乡政府所在地供电，可哪有电视呢？正为难时，一家住乡政府的学生过来，请我除夕夜去乡里看春晚。

会议室右上角的电视柜里放着一台24寸的彩电，有人在室内调电视，有人在外头旋转房屋上的天线，在“可以了”的叫唤声里，图像和声音清楚了，大家便坐定下来认真观看。邻座上，一位来自山区另一所学校的年轻女教师与我聊起春晚，很是投缘。像磁遇上了铁，一股似有若无的力量将我牵引。

那夜的引力，并未因分开而消退，春晚后，我们又在一起看了好几回电视。相同爱好让我们走到一起，扎根山区的我们决定把证领了。办婚事时，置办一台彩电，是头等大事。彩电，让简陋婚房增色不少，自然，也引来了师生们的围观。

那时的双职工，甚或半边户，选择把家安在学校，假期也是，真正做到了以校为家。1986年的春晚，我的婚房里挤满了一屋子的人。在《我多想》的歌唱声里，我与追春晚的同道者一起乐呵。

从遇见春晚，到邂逅爱情，如今已四十余载。一届又一届春晚，铸就我人生一级级欢乐的台阶。



本版制图／何 芬

冻 鱼

■李慧星

祁东人过年，其它的菜可以没有，但冻鱼却是不可或缺。

“不管有钱有钱，做碗冻鱼过年！”我的家乡称冻鱼为“构鱼”！鱼汤遇低温结构成冻，用个“构”字，内涵非常丰富，个中滋味，只有祁东人能品味到。

忽有一天，在一本民间的“夜歌”抄本里看到一段歌词：“相公投贴员外家，丫环奉茶点心加……山珍赛过神仙宴，海味不比瑶池差。觥筹交错迷走眼，相公只把构鱼洽。”这里所说“构鱼”，应该就是常说的“构鱼”，也就是普通话里的鱼冻。

一时我倒觉得这个“构”字也用得好。查字典。“珣”，从玉，玉名。“珣”与“构”同音，祁东的鱼冻子做得就像碧玉墨翠，晶莹剔透，丝滑柔润。但细细想来还是觉得用“构”字好。鱼汤遇冷结“构”，冻成一碗鱼冻。

若问祁东人有多么喜欢冻鱼？正月里走亲戚，肉、鸡、鸭、蛋等菜可以不要，但如果餐桌上没有一碗冻鱼，就是主人对客人的怠慢，非得罪了客人不可，客人就会不高兴。严重的以至明年可能再不踏进你家大门。

如果你家确实没有做冻鱼。大年初一，亲戚来你家串门，会在礼物篮子里特地准备一碗冻鱼。用箱包纸包好，用席草扎好四边，中间放一张红纸，作为“重礼”送到你家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虽然生活条件艰苦，家里过年也非做碗冻鱼不可。主人从初一开始，每餐都会把这碗冻鱼端上桌。但每餐主人都不会用筷子主动把冻鱼戳烂，客人也不会伸筷子去吃桌上的冻鱼。到了初十以后，家里的客人少了，主人才会陪客时主动把冻鱼戳烂，让客人尝尝。所以，我们小时候去亲戚家做客，大人会反复告诫我们：主人家不主动把冻鱼碗里的鱼戳烂，你绝对不能伸双筷子去吃冻鱼，不然就显得你没有教养。

有的人家来往的客人多，又做不了那么多冻鱼，怎么办？主人就会用木头雕刻一条鲤鱼，涂上红漆，用一个茶盘盛着，每餐都放到桌上待客。寓意“年年有鱼”“餐餐有鱼”。

做“构鱼”，首选黄泥塘里喂草的草鱼。鱼买回来后，用淡盐水浸泡一下，洗去鱼鳞上的粘液。破开鱼身，取下鱼脊椎骨，切下头尾备用。刮下的鱼鳞绝对不能丢弃，那是做“构鱼”的灵魂所在。

首先熬鱼鳞、鱼骨汤。草鱼刮下的鱼鳞、鱼鳍、鱼脊椎骨，是绝对不能丢掉的。鱼鳞、鱼鳍用水洗干净后，在油锅里炒一下，佐以生姜、蒜子，文火慢熬，熬到鱼鳞卷起，薄如蝉翼，一捏就碎，鱼鳍只剩一根根骨刺时才捞出，汤汁备用。

我祖母是做冻鱼的高手。她把草鱼收拾

干净后，将鱼切成3厘米长、1厘米宽的鱼条，放油锅里煎。这时绝对不能翻动鱼块，不然鱼块就会碎了，不成型，不美观。待煎至两面金黄时，倒一壶开水，滴入几滴白酒，加生姜、八角、桂枝、陈皮，盖锅，用大火烧开。当蒸汽从木质锅盖的缝隙中缓缓升腾，听到锅内发出“噍吡，噍吡”的声音时。祖母掀开锅盖，用锅铲轻轻推动一下锅里的鱼肉，防止粘锅烧糊。再盖上锅盖，改文火煨煮。待鱼汤变成奶白色、汤汁粘稠时，再倒进备用的鱼鳞汤，加磨碎的红辣椒粉。出锅时，再佐以酱油调色，放切好的大蒜叶，装碗放凉，让其结冻。

第二天早上到厨房一看，一碗辣椒油面封冻、散发着辣椒味、蒜香、鱼鲜的冻鱼就做好了。一看就令人食欲大增，闻着余香就可以吃三大碗饭。

案板上的鱼冻以晶莹剔透的丰满形态呈现在我眼前。我用筷子轻轻一拨，它调皮地微微颤动后又恢复了原样。祖母拿来醋瓶，用筷子划开鱼冻：“这醋啊，可又是吃鱼冻的灵魂佐料！”我挑起一块蘸过醋的亮晶晶的鱼冻放入嘴里，鲜嫩嫩、滑溜溜、凉爽爽的感觉遍及舌尖唇齿，细品之，这如膏似脂的鱼冻便化为浓浓的汤汁，鲜、香、咸、凉瞬即填满口腔，味道真是妙不可言！

我贪恋鱼冻的美味，也许跟祖父反复的念叨有关，他总爱这样说：“你要多吃冻鱼，鱼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和胶原蛋白，健脑健体，吃了人就变聪明，会读书。”

曾经读过一篇描写冻鱼的文章，文中这样写道：天凉一点，鱼汤经夜就凝固了，其色如胶似珀，质感细腻，触感绵软，滑如蛋羹，入口即化，胭脂咀玉。冰冰凉凉的鱼冻进入口腔后，瞬间转换成温和的、留腮不弃的咸浓汤汁，犹如丝润巧克力般，滑爽如飴在唇齿间游走。及至不忍心下咽。一旦畅快落喉后，犹自从丹田处自下往上、由内而外，鲜香顿时浸润了身体的每个角落。

“祁东人会读书！”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，祁东总会有一大批人考进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，个中缘由，或许与祁东人喜欢吃冻鱼有关。

儿时的冻鱼已变成了往昔的回忆。现在家家都有冰箱，吃冻鱼也不是只有过年的奢望。哪怕是炎炎夏日，只要你愿意，将鱼煮好放冰箱里，就是一碗冰鲜的冻鱼。加之现在各色鸡精、味素、蚝油、生抽、酱油和各色香料的加入，按理味道更丰富，色泽更靓丽，口感更爽怡。可我怎么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。或许今天缺少的，就是在艰苦日子里那种向往，一碗冻鱼就能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奢望。也许今天人们缺少的是 一种艰苦环境的磨练，却充满过高的追求欲望。

冻鱼，是让我魂牵梦萦的故乡滋味。

山是自然的屏障，也可能是生活的屏障。

我出生和成长的村庄很偏僻。那儿位于两县交界的山区，距县城有四十多里，离镇上也有二十多里，四周是纵横夹错的丘陵山地，开门见山，前面是山，靠背还是山。一条几十户、人口不过千的山村，外面的人说我们那儿是“冲芽芽”里，山里“懵古”。

周边能走出山的包围圈的人，少之又少。只有我三爷爷很早出去，当兵提了干，转业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，算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。此前或此后去当兵的，折腾几年又陆续回了村里，相较于敲锣打鼓戴红花出发时的热闹，回来便都沉沉寂寂了。读书也没有出过的，那时村里一个大学生都没有。上中学以前，我最远只去过县城，当日匆匆来回，没留下啥印象，一年到头也就趁着办年货跟父母去要一次。

冥冥中，我还是向往山外的世界，幻想中，头顶总有一扇蔚蓝的天窗。外面的那个世界，一定是精彩万分、繁华忙碌的吧，一定是好得出超村庄万倍以上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吧，充满未知、神秘而诱惑。

但我显然走不出去，没有任何机缘，只能仰望和等待。

夏夜时，多半有一弯朦胧的蛾眉月。小姑和我坐在院子里板凳上乘凉，抬眼一望，便是前山。乡村一片宁静，风吹头顶苦楝树叶簌簌作响，透过树叶间隙可见片片蓝蓝的夜空，满天点缀着小小的白色花朵似的星星，天光清透如水。我俩盯着耳朵在听，在等。突然，小姑说：“听……你听……过火车了。”我细听，“呜……呜……呜，咔嚓——咔嚓——咔嚓哒”，耳畔传来火车鸣笛和撞击路轨行进的声音，多么遥远而亲切，像夜空幽深处传来的召唤。“好远，好远啊……怎么能传得那么远，还听得那么真？过火车的地方究竟有多少里呢？”我仰头问。“二十里吧，直线距离就没那么远，汽笛是传得最远的，你家地势高，山没挡住，所以听得清。”她告诉我，这是从京广线上传来的火车声，穿过镇上，那是一条古老的大动脉，一条从南到北穿越心腹地带与“北京”“祖国”这些词发生直接联系的铁路。每当听到火车叫，心里一动，不由地往山上望，仿佛火车在那山顶上跑过似的，山顶一线散漫着一层白虚虚的清光，“咔嚓——咔嚓——咔嚓哒”，那光似乎随之也一阵小小的颤动。我问：“爬到山顶上，可以看到火车么？”小姑说：“你傻！看不到的，车在沟里跑，只能听到声音。”听火车，

细节的力量

■李 昂

活，其“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”的楚楚动人的细节，充分反映了诗人重获家室儿女之乐的快慰心情。

有的诗词，简直就凭一个细节写就。张籍的《秋思》：“洛阳城里见秋风，欲作家书意万重。复记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。”诗中只摘取家书就要发出时的一个细节——“复记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”。诗人既因“意万重”而无从下笔，又因托“行人”捎信而“匆匆”写就，无暇细考虑；写信之时似已言尽，但当捎信人就要上路，却又唯恐漏写了什么重要内容，于是“临发又开封”。从而充分反映了作者对家人的深切思念。

同样，宋代诗人赵师秀的《约客》亦只写了一个细节：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写的是诗人深夜盼客不至，他静候着敲门声，然而听到的却只是个雨声与蛙声。连绵的雨，阻了友人前来践约；夜深不寐，足见诗人期待之殷。人在孤寂焦躁时，往往会下意识地做出一些单调机械的动作，“闲敲棋子”即是如此。棋子本不是用来敲的，然而独自一人下不成棋，无聊之至，以故

敲之。“落灯花”不只是敲棋所致，也反映了灯花燃久、等客时长，诗人怅惘之情跃然纸上。

上面说的是诗中细节，再看词作之例。李清照的《点绛唇·蹴罢秋千》：“见有人来，袜划金钗溜，和羞走。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。”活画出一个天真活泼、单纯可爱的少女形象。她荡罢秋千，见有人来，急忙回避。那娇羞慌乱而又调皮好奇的情态，尤其是后来“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的细节，把少女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。

再如辛弃疾的《清平乐》：“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；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”一个“卧剥莲蓬”的细节，加以“无赖”的贬词褒用，把那个未成年的“小儿”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，且悠然自得其乐的形象描摹得活灵活现。

细节描写既常用于写人，亦用于状物。刘长卿《送严士元》颌联：“细雨湿衣看不见，闲花落地听无声。”写主客二人辨别闲谈之际，飘来一阵毛毛细雨，雨细得看不见，却觉得衣服上微微湿润。树上偶尔落下几朵残花，轻轻漾漾，着地无声。从中可以领略到他俩在赏景时的惬意表情。而王维

的《山中》则与之异曲同工：“山路原无雨，空翠湿人衣。”苍翠的山色本是晴明的，不会湿衣，但它是那样浓，浓得几乎可以溢出翠色的水份，整个空气里似乎都充满了翠色的分子，行人就像被笼罩在一片绿雾之中，微微感到一种细雨湿衣似的凉意。这一细节表达出一种似幻似真的感受，一种心灵上的快感。

细节不但适用于表现日常生活的题材，也可表现社会生活的重大题材。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，将千百年的世事变迁、成败盛衰都融入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细节之中。区区一联，真有扛鼎之力！

再看当代诗人钟家佐的《戈壁石》：“拾来戈壁拳拳石，伴我迢迢万里行。莫道行囊多累赘，河山情重石头轻。”全诗仅写一个细节——把几颗“戈壁拳拳石”拾入行囊带回家，表现的却是“河山情重”的伟大爱国主题。又如胡德堪的《秃头吟》：“莫云秃头难偿，却喜春光顶上藏。对镜无须悲白发，谁抓辫子也空忙。”由秃头无发而一语双关地道出“谁抓辫子也空忙”，从而抒发对动辄“抓辫子，打棍子，戴帽子”恶劣行径的愤懑与嘲讽，有力透纸背之效。